

我的生活像一泓死水，當我正
在擔心它將要枯乾或結冰的時候，
它竟然意外地泛起一陣細微的波紋
來；因此，我的生活空白上也填寫
了一小段紀錄。

一個深秋的下午，因了一點瑣
事我在工作地點擔擱了很久，回到
我居住的寂寞的小屋時已經很晚了
，在通過門前的小橋時，還差點跌
了一交。當我支持着疲憊的身子，
站在門前掏鎖匙的時候，似乎看到

生 命

·萍 如·

草地上有個黑黝
黝的物體。由於
眼神緊壓着眼皮
，當時並未多予
注意；恍惚之間
，我還當是白天
晒的衣服，被風
吹落在那裡呢。

寂寞的小屋
裡，沉靜得像墓
地般死寂。我摸
索着打開燈，只
照亮了一下，工
作了一整天的身
子，像故障了的

機器似的便癱瘓在床上！……不
知過了多久，我被一陣急雨從夢中
驚醒，朦朧間，風雨中似乎還夾雜
着二一聲微弱而悽切的呻吟！
我住的是一間寂寞的獨立房屋
，附近既沒有人家養任何動物，甚
至連鄰居們也都相隔得很遠，甚
在這風緊雨急的深夜裡，又從那裡
來的聲音呢？
當我正在懷疑我的聽覺的當兒
，又一聲更爲悽厲而悲切的聲音，

清晰地震盪着我的耳朵，不禁使我
毛骨悚然！稍爲鎮靜了一下，我確
定這是發自痛苦者口中的呼聲，而
且這個痛苦者就在小屋附近。好像
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支配着我似的
，使我對這個呼聲不能無動於衷；
於是我便抖索着披上衣服，向着小
門走去。當我剛一敞開房門，寒風
挾着冷雨乘機侵向我的胸前，我不
禁打了一個寒慄！

也許是出於惻隱之心的支持吧
，我沒有退縮，終於在電筒的圓光
下，發現了一隻被雨水浸濕了的小
狗；悽楚地渾身抽搐成一團。

「唉！可憐的小東西，是怎麼
落到這般地步？……」

我嘆息着把牠抱到小屋裡，才
發現牠的腿部受了重傷，汨汨的鮮
血依然流個不停。這不知是那個殘
忍的傢伙打的，還是牠強梁的同類
所傷？牠一面用顫抖的舌尖舔拭着
傷口，一面用乞憐的小眼睛注視着
我，好像有許多委屈要向我訴說似
的，只可惜我們的語言不能互相瞭
解！

也許是我的慰撫使牠感到了溫
暖，牠已不再呻吟了，只是被血和
雨濕透了的小身體仍然發抖；不知
是因午夜天寒還是傷口的劇痛使牠
不能忍受，雖然我是萬分同情牠的
，但盡我最大的努力，除了設法替
牠驅除寒冷外，我實在無能醫治牠
的創傷！

我從床底下取出一件要洗未洗
的舊衣服，替牠蓋上，然後又把牠
的傷口包紮了一下，牠似乎安靜了
一點，兩隻似解人意的小眼睛，不

住地上下翻轉，我心裡感到無比的
安慰與高興。

這時遠處忽然傳來一陣雞啼，
我知道已經很晚了，於是我便依依
地站了起來。「可憐的小東西，好
好地睡吧！我們明早再見」。

第二天醒來已經很晚了，雖然
門窗都是關閉着的，小屋裡却早已
充滿了晨曦：原來昨夜一陣急雨過
後，已經是雨過天青了。我啓開向
東的小窗，讓溫暖的陽光晒到可憐
的小狗身上，這時我才看清楚，原
來牠生得很可愛。雖然牠鮮明的毛
色上尚染有部份血跡，但光是玲瓏
的身段與靈活的頭臉，也就足夠可
愛的了。尤其牠那搖首擺尾楚楚可
人的姿態，更使我深深感動；要不
是我昨晚親眼看見牠舔拭過鮮血淋
淋的傷口，我真要抱起來吻牠。

本來我想帶牠去上班的，但牠
仍不能走動，也只好留在小屋裡了
。臨走時，我像對一個懂話的孩子
似的說：「住在這裡吧，你這樣弱
小的身體，實在不適於在外流浪」
？

連年飄泊，我對流浪生活有深
切的體驗，所以我希望牠能同我生
活在一起，這不但牠有了安定的家
，也替我解除一部份生活上的寂寞
。

總算牠沒使我失望，等到牠的
傷養好了，我們之間已建立了親密
的感情。我們一起去上班，一起去
散步，凡是我去的地方幾乎都有牠
的足跡：漸漸地，我死水般的生活
有了轉機，牠弱小的身體也發育得
更可愛了。

俗語說「不如意事常八九」，
真一點不錯；有時就是一點點慰藉
與滿足，也會產生許多波折，這似
乎成了一種定律！

又是一個黃昏欲來的下午，我
工作完畢，準備帶着我忠實的伙伴
回家時，牠却不見了。當時我選認
爲是牠等得不耐煩先走了呢，誰知
當我急急忙忙回到家裡，除了那間
獨立在河邊的小屋寂然無恙外，冷
落的門前却空無一物。我心裡開始
惶惑了，牠會到那裡去呢？雖然以
前牠也曾獨自出去過，但每天晚上
總要回來的呀！

天漸漸地黑了，晚霞都變成了
烏黑的雲海，幾顆早現的星星，也
都被烏雲吞噬了；一種不幸的預感
，強烈地侵佔着我的心靈，使我不
能獨自入睡，時時期待着牠的歸來
。可是，一直等到天亮，牠終於使
我失望了！

第二天我沒去上班，一大早晨
便冒寒風冷露到處去尋找；結果找
遍了每一個牠可能去的角落，却始
終不見牠的影子？我不放棄萬一的
希望，仍繼續耐心地尋找，尋找；
：在太陽快要西沉的時候，終於被
我找到了！那是一片血跡，一堆骨
頭，和一張我所熟悉的狗皮！我沒
有看第二眼，也沒說一句話，便急
急地走開了。

當我回到寂寞的小屋時，我所
感受的，已不正是空虛、寂寞了；
從這個悲慘的事實看，生命是多麼
微薄！生與死又是多麼兒戲啊！
四十六年十二月寫於寂寞的小
屋。